

夏至庆丰年

文/王国梁

我小时候,母亲总会把夏至过得像节日一样隆重。其实我们当地仅仅把夏至当成一个节气,而且仅有吃夏至面的习俗。母亲却总说“夏至节”,她的口吻就像说起“中秋节”或者“元宵节”等节日一样。

夏至时节,正是麦收完毕之时。麦子收回家,堆满了粮仓,母亲心满意足地说:“家有余粮,心中不慌!粮仓都冒尖儿了,往后的日子过着才舒心呢!”接下来,母亲会张罗一场盛大的“庆丰年”仪式。她去面粉厂把麦子磨成面粉,新磨的面粉特别香,里面仿佛还保留着麦田的气息,包括阳光雨露的气息,新鲜无比。母亲把鼻子凑到面粉上,贪恋地闻一闻,很享受地说:“这么好的面粉,做成啥都好吃!”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凑到面粉前闻,没想到沾了一鼻子白面粉。母亲见我

的样子,哈哈地笑起来。她的笑声特别爽朗,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那种笑。

我们这里夏至只有吃面条的习俗,可母亲不满足于只吃面条,她要在夏至这天做很多种面食。平日里我们以面食为主,但那个年代粮食有限,立夏时已经有青黄不接。终于盼来了麦子大丰收,母亲一定要可劲儿造一回。很多人大概都有这种心理,平时日子绷得紧,能改善的时候就好好犒赏自己。母亲这样做,最主要的目的是庆祝丰收。秋天丰收的时候,她会做“丰收宴”。夏至麦子丰收,也要做“丰收宴”。丰收宴,关键在于丰盛,如果能突出喜庆就更好了。

面粉可以做成很多美食,面条、大饼、馒头、油条、饺子等等。这些美食,母亲做起来都拿手。夏至这天,她恨不得每样面食都做一遍。父亲总说她“瞎折腾”,

况且夏天食物做多了容易坏,所以母亲会选几样来做。

手擀面是必须要做的,母亲擀面条的手艺非常好,只听她“当当”一阵忙活,不一会儿就高声喊起来:“快看,多好的面条!”只见她一只手拎着一挂面条,又细又长的面条在她手中垂成一条长长的“瀑布”。母亲的表情和语气里,满满的都是骄傲和幸福。面条是父亲和姐姐的最爱,他们会在夏至吃“过水面”,说吃了夏至面,再热也不怕。我不喜欢吃面条,我喜欢吃烙大饼,最好还能在饼里卷上煎鸡蛋。母亲当然会满足我的愿望,夏至这天会给我做烙饼煎鸡蛋。除了面条、烙饼,母亲还会包“夏至饺”。父亲笑她:“冬至饺子夏至面,你可倒好,还弄个夏至饺!”母亲包夏至饺,是为了营造丰收的气氛,所以只包几个,点到为

止。母亲包的饺子,每只都捏上好看的花边,很漂亮。

开饭了,餐桌上满满的都是美味面食。面条、大饼、饺子,有时候还有馒头。这样一桌“丰收宴”,香喷喷的,丰盛又喜庆。父亲端坐在餐桌前,笑眯眯地说:“你妈不嫌麻烦,每年都把夏至搞得跟过年一样!其实真应该这样搞,麦子丰收了,不容易啊,不庆祝庆祝咋行!”麦子自前一年秋天种下去,经风历雪,越过寒冬,迎来春天,又迎来夏日丰收,这个过程漫长艰辛。父亲终于认可了母亲的“庆丰年”仪式,过日子真的需要仪式感来鼓起人们内心的力量和激情。

时令更替,夏至庆丰年。在母亲的影响下,我也学会了在漫漫生活中犒赏自己。我以为,这是在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敬意。

流年栀子香

文/潘妹苗

栀子美,美如玉。一袭洁白清雅的芳容,一脉沁人心脾的香味,花瓣温润如玉,远远皆宜,经看耐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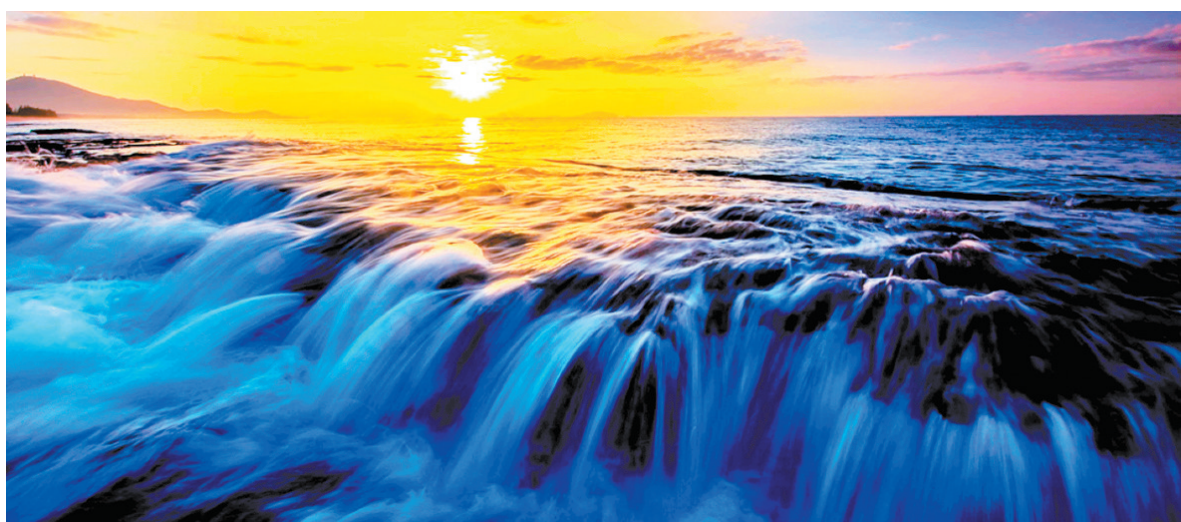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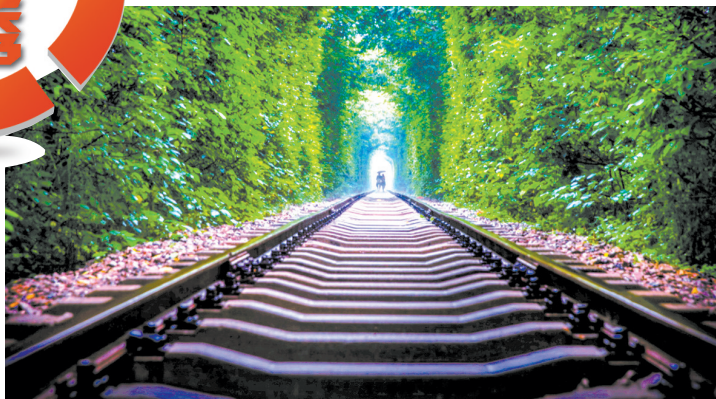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月送银辉雪韵静,不与红紫斗百花。”夏至前后,也是烈日炎炎,款款登场的栀子花犹如邻家的小阿妹,清丽可爱,幽香阵阵,为燥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。看她翩然绽放,想到身边有些人颇像栀子,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,柴米油盐粗茶淡饭,却也有一天忽然得意,春风满面地打开阳台,裸露着他的小惊喜、小快乐,不太富足不算奢华,却真能叫人欢呼雀跃,心旌摇曳。

栀子一开即满,其韵致不仅在枝叶浓郁的青翠,而更在那临风绽放的明快。栀子花开,暑热渐至。当叶子稠密,栀子树日渐繁茂,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,生机盎然,自然坦荡。栀子美,美在花叶相扶,青白纷呈。最动心在不经意行走,于青枝绿叶间寻到几只凝着露珠的栀子花。栀子花含苞待放时,和叶子融为一体,一样青绿,花尖顶着雪一样的冷冽,渐开渐白,那是褪尽了世俗繁华,散尽了灯红酒绿的清淡。那洁白如雪,柔滑如绸的质地,衬托着素朴细碎的日子,那么叫人知足。

最耐寻味的是栀子飘香的市井,恬淡悠然,远离尘嚣,不掺杂俗世的抗攘。记得外婆在世的时候,每逢栀子花开的季节,她在衣襟别上一枝,或在发髻里插上两朵,人走到哪里,香就飘到那里,常常让我忍不住追着向她要两枝戴。许多年过去,外婆虽不在了,我常常在栀子花开的时候想念她独坐的样子。“树恰人来短,花将雪样年。孤姿妍外净,幽馥暑中寒。”杨万里的诗以“雪样”咏栀子,寓意出一种凄楚之美,十分的悲,十分的凉。当岁月老去,回忆流年,在熟悉花香中,不禁流出几行清泪,祭心间思绪。

栀子的形色不染纤尘,不带半点修饰,堪称花香中最纯净的一味。《三柳轩杂识》中谓栀子为花中之“禅客”。“琼树未应矜洁白,金神端为发英华。世间俗眼便红紫,试遣诗翁较等差。”她那么孤冷地掠过庭院,对红颜毫无眷顾——纯白就是纯白,素淡就是素淡,绽放就是绽放,零落就是零落,无需艳羡,不必留恋。她又是最爱尘世的,你没看见她的身姿已经低到了尘埃里,寻到巷陌街头随处可见,平和至不分长短幼任意撷取。洁白的栀子,简单的花瓣,素雅的芬芳,静静挽在一团发髻边,结一只在扣眼处,插在窗纱枕畔的玻璃杯里,掩住一抹幽寂。年华重门深掩,看不尽的寂寥,探不完的闺梦,栀子和着风,把害羞的情怀一一吐露。

百花皆有语,我独爱栀子之雅洁。花正开,香正浓,栀子谱着执子,握住痴情的流年之手,目送繁华过眼,惟余一脉清香。

夏日美好
潘有刚 摄日出
张德华 摄沧海如梦
陆冠京 摄时光隧道
潘有刚 摄书香
潘有刚 摄

诗意夏至

文/杨金坤

公元前七世纪,先人用土圭测影法,确立了夏至。因此,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,是古代的重要节日,被称为“夏至”“夏至节”,并深受古人重视。

古人在这一天,都会做些什么、想些什么?时空或许无法穿越,但至少可以透过古人遗留的诗词,获知一二,并切身感受古人和我们一样的悲欢离合,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

范成大在夏至这天吟道:“李核垂腰祝饔,粽丝系臂扶赢。节物竞随乡俗,老翁闲伴儿嬉。”范成大老家所在的苏州,在宋代过夏至时,有“李核垂腰”“粽丝系臂”等习俗,前者是为祈祷粮食等作物丰收,而后者有驱邪、保健康之意。

杨万里在《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》里写道:“登台台早下台迟,移遍胡床无处

移。不是清凉罢挥扇,自缘手倦歇些时。”大热天的,带着一帮文友,到险峻在深山的连天观里谈经论道、品茶消暑,还不忘随身带消暑用的折扇,和可坐可躺的折椅——“胡床”。不得不说,这位“诚斋先生”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。

苏轼的《夏至后得雨》:“天惟不穷人,旱甚雨辄至。麦乾春泽匝,禾槁夏雷坠。一年失二雨,实灾真不继。我穷本人穷,得饱天所界。夺禄十五年,有田颍川涘。躬耕力不足,分获中自愧。余功治室庐,弃积洁狗彘。久养无用身,未识彼天意。”说的是老天不会让人永远贫穷,干旱久了,雨就来了,麦子干

了,春雨就下下来了。我是无用之人,无力躬耕,却还享受着收获,实在惭愧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》云:“忆在苏州日,常谓夏至至。粽香筒竹嫩,炙脆子鹅鲜。水国多台榭,吴风尚管弦。每家皆有酒,无处不过船。交印君相次,褰帷我在前。此乡俱老矣,东望共依然。洛下麦秋月,江南梅雨天。齐云楼上事,已上十三年。”诗人晚年住在洛阳,回忆起在苏州做刺史时的夏至美食,依然念念不忘。

唐代诗人权德舆的《夏至日作》:“晴枢无停运,四序相错行。寄言赫曦

景,今日一阴生。”北斗星夜夜不停地运行着,四季在有序交替着。虽然夏阳如火,但阳气旺盛到极致,阴气就开始生发。这位在朝为官的诗人,也为夏至节气抒发了自己的情感。

宋代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有诗《夏至》:“长养功已极,大运忽云迁。人间漫未知,微阴生九原。杀生忽更柄,寒暑将成年。崔嵬干云树,安得保新鲜。几微物所忽,渐进理必然。题观造化子,默坐付忘言。”道出了夏至时节的养生真谛。

在这些古诗词中,我最喜欢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此诗以黄梅时节晴雨不定天气来造成双关,以“晴”寓“情”,具有含蓄的美。最后两句一直成为后世人们所喜爱和引用的佳句。

根植于南方地域的文字秘境 ——读《百千万亿册书》有感

文/彭忠富

“冰凉而又湍湍的江水内部,你已经失神的眼睛,仍然睁着。身旁的器物,缓缓移过眼前——撕烂的旗帜。羽箭。滚动的炮筒。断戟。头颅。剑。盾牌。残躯。大刀。半截的腿。倾斜的,下沉的船只。密集却顿然迟缓下来的子弹……”这是无锡作家黑陶散文《火,江梦》中的一段,通过大量名词或短语的刻意堆积,给我们营造出一场场惨烈的战事过后,江面上的狼藉场面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是跨越不同时代的多场战事,这从武器由“羽箭”过渡到“子弹”,即可见一斑。作者所营造的散意境,类似于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

毋庸置疑,黑陶的新散文创作独特而富有诗意,这当然跟其长期从事诗歌写作有关。此外,黑陶的新散文语言风格具有极高的辨识度,“灼烫。简洁。饱满。完全黑陶方式。平等。自由。句式

上的突兀质地却一点也不做作。”按照黑陶自己的说法,他想起自成一体的个人汉语方式,以庞大的马赛克式的文本形式,在汉语宇宙中,形成一个我的汉字星系。从而让熟悉的汉语,产生陌生感。黑陶指出,每个写作者,都有一个潜在的、属于他的独特文本王国。就看这个人有没有足够能量、足够胆魄,将它们揭示出来,据为己有。事实上,从任何一个汉字、词语开始,都能进入、深入写作与生命的庞大秘境,甚至是无垠秘境。

黑陶个人作品主要有散文集《夜晚灼烫》《中国册页》《烧制汉语》,诗集《在阁楼聆听万物密语》《寂火》等。黑

陶最新出版的《百千万亿册书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)涵盖江南水乡、徽文化、楚文化、赣文化、东部沿海文化等文明样本,分为火书、土书、金书等五部分,以现实、幻想、史料、吃语、想象等为文学表现形式,凸现出一个独立而有独创性、表象、本质而又超现实的实验文本。这些汉字,这些断片式的篇章,带着作者的体温,它们散漫、云游,又渐渐汇拢、聚集。这个独特的、由黑陶创造的汉字星系,期待在无限的宇宙中,与读者相遇。

黑陶认为,任何写作者也许都需要一块地理意义的个人根据地。这话我

深表赞同,中国地域辽阔,写作者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深入华夏每一块地方。但是,我们却可以从哺育我们的故土出发,逐渐向外扩展,最终找到属于自己写作意义上的个人根据地。就黑陶而言,他出生于苏、浙、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陶瓷古镇,个人根据地就在其认识和生活的南方:北际长江,南抵大庾,西溯湘楚,东迄于海。黑陶指出,“古奥、深巨的中国南方,是属于个人的父性容器,其中,蕴藏了百千万亿册书。”南方是黑陶的立足所在,凭此,他激扬文字,自信地眺望世界和人类。

近年来,黑陶追求一种独立的、现实又超现实的实验文本。因此,我们才会看到其作品中屡屡看见“信函、引文、学术短论、新闻”等素材,它们与黑陶的文字相得益彰,毫无违和之感。这就是黑陶散文的魅力所在,他实现了散文的驳杂深邃,让我们见识了汉字蓬勃的生命力。